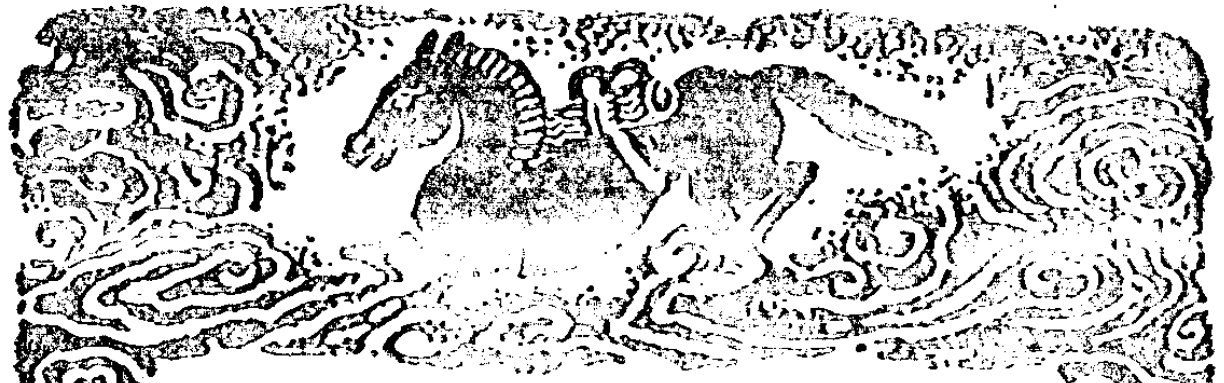


識勦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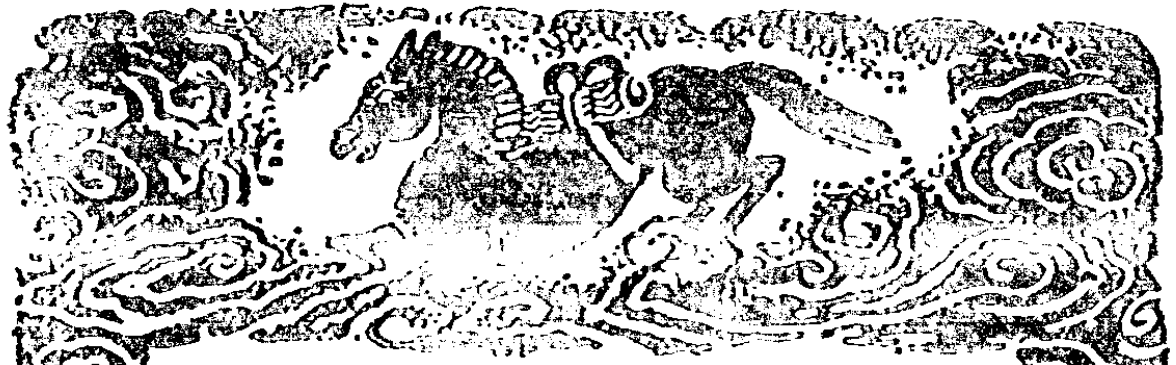
編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勳 說



3 0648 9791 5

李 調 元 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083
114
2354

勦說序

立言者不可以苟同而亦無取乎立異。故曲禮之言曰。毋勦說。明同之不可以訓也。而復繼之曰。必則古昔。若惟恐人之或詭於異者。蓋同非也。異亦非也。考其同而辨其異。君子宜何如審擇。而予乃以勦說名是編。毋乃離戾古人乎。顧義理本同。得力自異。嘗見鉛槧之士。冥心孤誼。前無古人。自以挾從來未發之奧矣。及流覽篇章。而見古人之言。早有與吾說相孚合者。是我雖不必蹈襲古人。而其說爲古人所已經。將不謂之勦說得乎。迨徐而驗其所爲。又未嘗不自成一家言。堪與古人並存而不廢。是勦說中亦不無可采者乎。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其不求同而自同者。正其不求異而自異者也。予從經史傳注中。擇其字義錯謬。攷證以成是編。其所引据。強半出自古人。其爲勦說無疑矣。第其所自說者。間有發明。或亦鉛槧家所不廢乎。雖然。由前之說觀之。則予方以不得盡襲人爲恨也。故勦說之名。予所不諱。亦非敢以示謙也。是勦非勦。必有能辨之者。蘇州童山李調元序。

勦說卷一

表文用伏以之始

漢書文帝紀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後世表文用伏以字發句始此。曹子建求自請表儀。先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間矣。又求通親親表。伏惟陛下。咨帝堯欽明之德。凡云伏者。以卑承尊之詞也。自漢以後皆沿用之。

熟通作孰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此孰字何也。古通作熟。皮日休和張處士詩序。魯望視予困與承吉生前熟若。按熟本作孰。緣是一字。故通用。非誤也。今俗本改作孰非。

杜注左傳屬字未合

左傳成公二年下臣不幸屬當戎行。杜注云屬適也。晉語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韋注云屬適也。愚按屬當作會字解。正當之辭。如宇文適庾子山集序。屬我太祖獻帝策。帝命將荆衡是也。漢書張良傳上曰。天下屬安定。師古云屬近也。霍光傳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云屬耳近耳也。愚按此屬字。則當作適。辭是適纔之義。魏志賈詡傳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卽對耳。此言適纔正有所思也。諸注皆未合。

不足之解有三義

漢書外戚傳。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不足。猶云不至也。言不至於有所妨害也。又世說注。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此不足。猶云不必。又魏志鍾會傳。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往。華佗傳。忍病十年。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剝裂。此不足。猶俗云不直得也。

史記多用趣字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周勃世家。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封其子。彭祖願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

自宋以來多用逐爲辭

自宋以來。多用逐字爲辭。如逐人、逐事、逐件、逐年、逐月、逐日、逐時之類。皆謂隨其事物。以爲區處。無所脫漏。故云逐也。其詞見陸宣公義莊規矩劄子。亦逐旋立規矩。

不滯

爾雅。夷上洒下不滯。郭注云。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滯。不發語聲。邢疏云。不者蓋衍字。按文義去不字不成句。自當以郭注爲是。

奉時辰牡

春秋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引之證寔爲是也。愚按秦風奉時辰牡。毛傳云。時是也。實時音相近。故皆得爲是也。不如引此義便確。

實得爲果

晉語。畢陽實送州犁於荆。猶云果也。果。木實也。故實得爲果然之果。

壹作一

禮記檀弓。壹似重有憂者。正義云。壹者。決定之辭。又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亦然。莊子大宗師。回壹怪之。其義並同。又詩小雅。壹者之來。云何其肝。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此壹者。猶云是人也。蘇公刺暴公。譖己。故不斥言之。而曰壹者。猶詩云。彼其之子。從未有作一字通用者。考淮南子。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一字雖作一。竝是語辭。不爲義也。漢書元許后傳。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此一字一切也。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朱注云。壹是一切。壹作一。朱子之說。當本於此。

荔草挺出

顏氏家訓。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

聿曰吹通

誓湯誥。聿求元聖。詩國風。蒞聿其莫。正義云。聿爲遂。愚按聿與曰。吹通。竝通。詩豳風。曰爲改歲。漢書食貨

志引詩作聿爲改歲師古云聿卽曰也。小雅見睨曰消荀子引詩作見睨聿消。大雅適求厥寧說文引詩作吹求厥寧。漢書敘傳吹中和爲庶幾兮。師古云吹古聿字由也。由中和之道庶幾免於禍難可證。曰說文云曰從開口象氣出於口也。愚按云也。論語牢曰子云其義則一。變文以便讀者耳。書洪範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此曰字猶云謂之又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蔡傳云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

卒明

史記歷書鷄三號卒明注云卒斯也。愚按非是。酷吏傳野旻卒入廂卒猝同。遽也。卒明猶言遽明。

周昌口吃不作汔

爾雅云譏汔也。郭注云謂相摩近。邢疏云說文云剗摩也。郭讀譏爲剗云謂相摩近。孫炎云汔近也大雅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鄭箋云汔幾也。反覆相訓故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亦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愚按詩大雅汔可小康毛傳云汔危也。危是幾將之辭。故詩箋訓汔爲幾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杜注云汔其也。未嘗訓期豈舊本有此文邪。周昌云期乃口吃聲皆與幾將之義無涉。漢書元帝紀引此詩師古訓汔爲至。言人至此可以小安逸之非也。

越字義

書秦晉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蔡傳云。越及也。又書立政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蔡傳云。繼前之辭。愚按本文竝是更端而言。非有因繼也。

咄兒過我

後漢書袁譚傳。譚墮馬。願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若似怒叱。然譚見追墮馬。知追者必得己。以爲功。雖乞憐無益。乃爲項藉吾爲若德之語。如游俠兒瀕死。猶強顏自大。故云兒過我。我能富貴汝。今人所謂惱羞變成怒。往往如此。

害澣害否

詩國風。害澣害否。鄭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愚按害當作曷。害曷音近故也。

末不亦樂乎

論語不亦樂乎。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末不亦猶云無亦。添一末字愈古。

脫時過

世說。王汝南旣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畧不過叔。叔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脫猶言儻。今人文每用之。

迭與迭衰

史記封禪書。軼與軼衰。漢書郊祀志。作迭與迭衰。

劣通車軸

宋書劉懷真傳。子德願善御車。常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驅牛奔從柱間直過。胡藩傳。江津岸峭壁立。藩以刀頭穿岸。劣容指劣與畧同。言畧通車軸。畧容車軸也。廣韻諸書。俱未有此解。

殺不作煞

常璩華陽國志。宋李至刊本。殺俱作煞。按煞方言極也。太甚之辭。程子經解云。煞害義理。朱子答陸子論。無極書云。太煞分明。從未有作殺者。應是傳寫之誤。

爻別主一日

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此言每爻各主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故主三百六十日也。

錄錄

史記竇田傳。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復有可信者乎。錄錄當是碌碌之訛。

畧似人形

孟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朱注云。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古人畧似人形。尙不爲。後世糊冥庫彩。飾紙人肖僕婢。則更不可矣。

釋唯諾

禮記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呂氏云。諾者。許而未行也。愚按。諾者。應之緩也。內則云。男唯女俞。唯是應之速。然則承君父先生之召。當唯而不當諾。非許而未行之謂也。如論語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此雖未遽問。而業已諾之也。夫子曰。諾。吾將仕矣。此雖心不然而姑且諾之也。皆是應之舒緩。不以行不行爲義。

頤而長

詩國風。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正義云。若猶然也。此言頤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頤然而長。是知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頤而長兮。而與若義竝通也。愚按。正義蓋以頤而長爲頤若長。抑若揚爲抑然揚也。

士相見禮

儀禮士相見禮。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疏云。若者。不定之辭也。愚按。設辭也。如左傳。隱公元年。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諸若字。竝假設之辭也。以爲不定。非也。

若干

漢書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云。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當如此箇數耳。愚按。若干者。未定多少。且約計之也。今人用若干字。本此。

非莫耕非莫蠶

禮記祭統。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莫應作不字解。此言天子諸侯。非以齊盛之故。不親

耕也。王后夫人非以祭服之故，不親蠶也。云非莫者，省也。朱子語類云：莫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

今若是迕。

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鄭注云：迕，起也。倉卒意，愚按此與乍義近。乍是忽然事，鄭訓迕爲起非。

嘯嘯

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下車泣曰：嘯，大姊何藏之深也。正義云：嘯，責失聲驚愕貌。猶今人呶喝之。喝，一作嚇。莊子秋水：於是鷗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愚按嘯義同。

安直耕稼

晉書苻堅載記：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安直猶云何。但義本孟子非直爲觀美也之直。

熟用字有本

凡熟用字有本。史記高帝紀：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燕世家：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本。禮記禮運：夫子之極言禮也來。

亟

管子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義本詩豳風：亟其乘屋。

說部書下字

錄異傳云。雍南山有大梓樹。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邪。得不猶云。豈能不省文也。古人說部書。下字典雅如此。不似今人草草也。

千里日占

史記天官書。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日占。則其爲天下占。竟正月。孟康云。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也。愚按此言正月一日雨。則正月水。二月雨。則二月水。此爲千里內占耳。若爲天下占。則以盡一正月爲驗也。

易或字兩義

廣韻云。或。不定也。易繫辭。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又或字。猶云誰也。易恆卦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同一易。而或字兩義如此。

立稱善

桓譚新論。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此立字。猶云即便。俗言也。

闔行邪

管子。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闔。何不也。注家俱不甚分悉。無易通作无。

無有之反也。論語：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又與无、亡、通。易皆作无。廣韻云：无，虛无之道也。

呼無爲毛本漢書

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注云：毛與無同。方氏通雅云：江、楚、廣東呼無爲毛。黃幡綽賜緋，毛魚袋，則古有此語矣。

四母

論語：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程子云：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朱注云：母絕無之盡是也。

四夫字

管子：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五句用四夫字。嗚呼。

嗚呼，一作於戲。嗚呼，烏乎，烏虜，於虜，烏呼，於乎。文有不同，其義一也。小爾雅廣訓篇云：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大學：於戲前王不忘。五子之歌：嗚呼曷歸。

闔號

莊子列御寇篇：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闔，盍通，何不也。闔胡，重言也。又通作號。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蹙然曰：君號然也。楊注云：號讀爲胡，聲相近也。按家語作

君胡然也。

孟子烏通作惡

孟子烏俱通作惡。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又云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又云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曰惡是何言也。趙注云惡者不安事之歎詞也。

粗麤鹿物

粗與麤、鹿、物、竝通。廣韻云畧也。漢書敘傳物與僚職竝列其人。師古云物大畧也。世說謝粗道其義。又云沖乃粗下意。又云阿鄒故麤有才具。按師古以物爲才。戶反。廣韻以麤、鹿、物爲倉胡切。又以粗、物爲徂苦切。平上去三音竝收。

俗言纒字有本

纒字與裁、財、才、竝通。廣韻云僅也。漢書鼂錯傳遠縣纒至此。俗言纒字之本。又其字不一。史記張儀傳雖大男子。裁如嬰兒。漢書文帝紀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云財與纒同。少也。水經注林鄆據險。路才容軌。

頻復頻巽

易復卦六三頻復。巽卦九三頻巽。王昭素訓頻爲數。朱子訓頻爲屢。愚按三爻承初爻二爻爲辭。雖有屢數之意。然其本義似相因仍。而爲復巽。則頻乃仍辭也。

漢家自有制度

漢書宣帝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今人以臨事自有主張。爲漢家自有制度用此。

員獵員游

詩國風。聯樂我員。孔疏云。員音云。本亦作云。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正字通云。石鼓文。君子員獵員游是也。愚按員獵員游。猶云。載獵載游。非云也。

元

詩正義云。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顧氏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愚按原有推原之義。亦可作本字解。易原筮之原。乃推原之原。訓再者。先儒之誤也。

利執言

易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朱子本義云。言語辭也。詩國風。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朱傳云。言辭也。愚按言猶云也。毛傳訓爲我。蓋引爾雅之文。恐非。

邪幅在下

詩小雅邪幅在下。孔疏云：幅，烏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愚按單猶祗也。又虞書蔡注云：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百單一年，卽百有一年，奇零之數也。

勦說卷二

重不相善

戰國策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注云重猶甚也。愚按重者輕之對。相惡最深至。非輕惡之。故重爲甚。猶今俗云著實也。禮記檀弓。壹似重有憂者。文義正與此同。

啻翅

啻與翅通。書秦誓不啻若自其口出。孟子奚翅色重。今多有訓不啻爲不異者。非也。或問莊子大宗師。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非不異之云乎。曰。此言人於陰陽。惟所陶鑄。不但如父母鞠育而已。且陰陽所以生父母者。若云父母之鞠育。不異於陰陽可也。云陰陽之陶鑄。不異於父母則慎矣。

公羊不如穀梁

春秋僖公四年。遂伐楚。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桓公七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公羊傳云。遂者何。生事也。何休云。生。猶造也。專事之辭。愚按遂云專事者。言祭公不待更受命。因其來魯。遂迎后於紀。亦繼事之辭也。公羊說不如穀梁。

讀史記

史記伯夷傳。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彰。今人多從若此。讀爲句。非也。此類字猶率也。趨

舍有時若此句絕言巖穴之士趨義舍利有時若伯夷顏淵而大率皆名湮沒而不彰也此與漢書賈誼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同

會及暨

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又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邢疏云案春秋隱元年三月公及朱婁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暨者非我欲之事不獲已而爲會者也故不云及也

毛傳本爾雅

邢疏云詩大雅緜篇云肆不殄厥愠毛傳云肆故今也卽以肆之一字爲故今因上起下之語按爾雅云肆故今也毛氏傳本此

比時具物

禮記祭義比時具物陳氏集說云比時及時也又魏志鄧艾傳宜權停留須來秋冬比爾吳亦足平蜀志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比爾猶云及此時也可作比時具物注腳

何自爲郎

史記馮唐傳父老何自爲郎崔浩云自從也愚按此言從何出身爲郎也韓退之答劉正夫書要若有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必自於此。言必由於此。可証。

未順命

易臨卦九二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程傳云。未者。非違之辭。按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左傳文公元年。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注云。言尙少。此爲非違之辭也。如孟子云未也。直是云無耳。

子謂

論語。子謂子賤。子謂仲弓。子謂者。稱舉其人。非必對其人而與之言也。今人臨文入口氣者大非。

孟子注

孟子。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朱注云。與。猶注也。愚按與。猶共也。漢書高帝紀。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云。與。音相干。與之與是也。

龜距冉

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云。冉。龜甲緣。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說文云。距。止也。正字通云。與距通。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孔傳云。距。至也。正義云。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愚按。距川距海者。言至于川。至于海也。龜距冉。長尺二寸者。言自龜甲至緣。相去有尺二寸也。此爲相抵之辭耳。與距川距海之義別。

屢婁

詩小雅。屢願爾僕。又與屢婁通。漢宣帝紀。婁蒙嘉瑞。獲茲祇福。元帝紀。婁勅公卿。日望有效。師古云。婁古屢字。

投壺注

禮記投壺。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鄭注云。固之言如故也。重辭也。少儀。開始見君子者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鄭注云。重則云固。正義云。再辭也。不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若初辭則不云固。愚按此固字。是心誠如此。非若訓作再。如少儀云。始見君子。豈可使云再願聞名邪。上先下後

禮記祭統。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願上先下後耳。按正義云。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願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訓故既與上文不合。而正義訓作瞻願。尤爲牽強。賈誼傳諸慮字

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云。慮大計也。愚按云。大率賈誼傳諸慮字。皆是。如云一二指搖。身慮無聊。又云。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又云。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其義竝同。師古訓慮非願行之慮。爲念慮之慮。恐非。

第如滇池

左太沖蜀都賦。鳥鍛翻。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于江洲。李善訓第爲但。按此言鳥獸見追逐。

無所於遁。相與且如滇池。集於江洲也。若訓爲但。不可通矣。又如漢書司馬相如傳。第如臨邛是也。

繼自今嗣王

書無逸。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孔傳云。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正義云。繼者。繼此。後人卽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愚按。繼者。比也。孟子繼而有師命是也。

范蔚宗避父名

秦從無作太字者。自漢書高帝紀。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云。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愚按。說文以太爲古秦字。後省作太耳。舊說謂范蔚宗父名秦。凡後漢書秦字。竝改作太。夫私牘與史冊殊科。家諱與國諱異致。國諱將使方內避之。不得不改。雖改。要自知某字元是某字。雖異代。要自可考而知之。無猜意之者。至于家諱。但當避諸私牘而已。豈可用之史冊。令當時後世。猜意之乎。緣秦太本來是一。蔚宗適副其私願耳。

毛晃非確論

禮記曲禮。童子不衣裘裳。鄭注云。爲大溫也。陸德明音義云。大音泰。按陸氏以大本音代。與泰非一音。故云音泰。則是經史諸太字。竝從大者。乃通假耳。非大卽太也。毛晃以爲古太字無點。後人加點。以別大小之大。似非確論。

西伯蓋卽位五十年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父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正義云。自西伯蓋卽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後。重述其事。爲經傳不同。不可全棄。故略而書之。引次其下。事必可疑。故數言蓋也。愚按。改法度。制正朔以下。乃重述文王未崩以前事。言旣嘗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以來。悉爲王者矣。則是文王未崩之年。已受命稱王也。復云。王瑞自太王興者。以明古公以上。不王之故也。然此皆舊史傳聞。不敢的以爲然。又不可徒據他說。削而去之。使舊聞自我而湮。故每云蓋以疑之。如六十四卦。非始於文王。而世有謂文王始重八卦爲六十四卦者。故云。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也。太史公每遇傳疑。多用蓋字。如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此以方士矯誣難信。衛氏冒姓不可根究。故竝云蓋也。然則史記未嘗的言文王受命稱王。始重八卦。而難者。頗以爲口實。斯謂之粗中也。

天寶非大寶

素問。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天寶。卽素問也。今刻作大寶非。

中西域

漢書鄧吉傳。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云。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愚按最處諸國之中者。言處諸國之最中。倒文也。

胡再不謀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再猶更也。此言鄭公孫射犬。御晉張幣輔躒。致師于楚。憾二子待己無禮。既送楚師。不告而馳。二子入壘收禽。射犬又不待之而出。兩窘急之。故云再不謀也。杜注非是。

斲廛僅

禮記射義。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斲有存者。漢書地理志。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賈誼傳。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廛得舍人。按斲與廛僅同。

不憇遺一老

小雅。賈侯多歲。不憇遺一老。俾守我王。注疏。訓憇爲心不欲自彊之義。言皇父不自強留一人輔天子也。左傳哀公十六年。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杜注云。憇且也。愚按訓憇爲彊者。爾雅之文也。然詩言非勉強之義。不如杜氏訓且爲是。言聊且留一老。都不肯也。

振古非古

詩曰振古如茲。邢疏云案周頌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鄭箋云振亦古也似屬勉強不如毛傳訓自古如茲爲得。

又弱一个

左傳昭公三年又弱一个焉。今人凡稱一人一物爲一个本此。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則形象爲个矣。

晉辟雍行禮碑

水經注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史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今金石錄不載。

況兄

況古作兄。漢樊毅華嶽碑君舉必書兄。乃盛德。今杭州人呼兄曰況老。本此。

追尊

漢書高帝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云。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后爲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

陸陸

漢書馬援傳。季孟嘗折愧子陽。今更共陸陸。陸陸二字甚新。皆碌碌鹿鹿之義。

莖正赤

漢書廣陵厲王傳。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燕刺王傳。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此正字猶大也。易說卦爲大赤。大赤是正赤。故知正亦得爲大也。凡色不雜糅。方不偏畸者曰正。正是純全之義。如正謹之正。亦謂衆謹齊同。其聲非小。故正爲大也。

不作三公

魏志辛毗傳。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古人語有益身心。令人心折。

大率大抵大氏大歸大要大略大較大體大段大致大都大凡

史記平準書。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大率。辜較之辭也。又禮書。大抵皆襲秦故。索隱云。按大抵猶大略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虛。皆鑄金錢也。師古云。大氏猶言大凡。按史記佞幸傳。內寵嬖臣。大氏外戚世家。大氏卽大抵。又漢書王莽傳。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陳萬年傳。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大歸卽大要。又孟子。此其大略也。史記貨殖傳。此其大較也。竝是大概之辭。又史記貨殖傳。大體如此矣。大體猶今云大段也。後漢書袁術傳。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大致與大體相近。自大率以下。雖義有微別。然總之是大都大凡之義也。

呂望行年五十

水經注。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行將也。或云行年者。言年歲流行耳。豈得謂將年邪。余應之曰。行年之云。今推禱命者。有是言耳。古未之有也。如一行作吏。訓作一去作吏。率是不多考古辭。強爲臆解耳。行年猶云年將。倒文也。如漢書韓國安傳。行幾十年。行幾猶云將近。高帝定天下。凡七年。故云行幾十年。此豈可云年歲流行乎。詩國風。行與子還兮。朱傳訓將。可証。非余臆說也。

勦說卷三

統之猶總之

後漢書胡廣傳。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間也。統之猶言總之也。史記五帝紀。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只軹。

國風。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宋玉大招。純用只字。本此。乃語已辭。如今思之。屬又通作軹。莊子大宗師。而奚來爲軹。崔譔云。軹。辭也。

是書皆觸

顏氏家訓。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言凡是書札。皆觸忌諱也。可爲著書之箴。

居次亦名甲

漢書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是居次亦名甲也。

四六

四六不應兩句中有重字。駱賓王上司刑太常伯啓。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于

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居仲乎知己。見知與知己。連重知字。亦失檢處也。

俗言有出處

俗言謂者。箇曰者樣。謂彼箇曰那樣。亦有出處。如詩國風。嘒彼小星。彼苗者葭。此彼字猶云那箇也。如孟子。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此彼字猶云那樣也。

倥倥

列子倥倥成者。倥成者也。初非成也。倥幾也。將也。倥似也。言將成有似于成。本非成也。

大學注逸

大學。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以猶云是以所以也。注未詳殊逸。

儉世說

世說。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已神悟。自參士流。又云。許椽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爾時是時也。爾夜是夜也。云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又云。正始之音。正當爾耳。又云。君不得爲爾。何其雅也。陳后山用入詩云。且然聊爾耳。意在儉世說。近于惡道矣。

嚴君平千餘言

應劭風俗通義序。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密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

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按嚴君平千餘言。今已佚。惜哉。

敬忠以勸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猶云。敬忠與勸也。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不。猶云。當克與否也。韓退之詩。凡今之人。急名以官。蔣之翹云。韓文與多作以。皆此類。

揚長抑短

馮唐傳。唐對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云。已猶耳。愚按何已問辭也。凡問之餘聲。揚以長。則爲何耶。何與抑而短。則爲何已何耳。

世說用已字

世說。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又云。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此已字猶又也。愚按已音與噫語相近。

考工里讀已

考工記。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鄭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

孟子朱注參

孟子。願比死者一洗之。又云。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朱注云。比猶爲也。按魏志東夷倭人傳。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比如譬如也。亦可參一說。

曾子唯與宋玉唯不同

論語曾子曰唯。朱注云。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然亦應聲也。既唯又然。重應之也。按唯字有兩義。如曾子曰唯。是答者心契其言。而更無所疑惑之辭。如宋玉曰唯。則是猶未以爲然。姑且答之。然後徐理其說也。又鬻子對文王曰唯。疑。注云。既唯而又疑。如太史公唯唯否否之意。愚按此類。竝是姑應之辭。非實然之也。

陸說爲長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杜注。以其人能靖者。句絕。陸氏釋文。以與字句絕。愚按陸說爲長。言有大功而不酬之以貴仕。其人能安靖耶。有幾人也有幾。正謂其無人也。

其爲仁矣

論語。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其爲仁矣。猶云。其爲仁也。是頓挫之辭。言惡不仁者。其於爲仁也。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不使不仁之或加。是乃所以爲仁也。

豈其卿

漢書王貢兩龔傳。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豈其卿者。猶云。何必卿也。又後漢書隗囂傳。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注云。多。厚也。言未可厚以爲非笑也。與豈其卿二句。語俱古峭。

如匪行邁謀

左傳襄公八年引詩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杜注云：匪，彼也。顧氏補正云：詩箋云：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愚按：謀夫雖多，而無老成人，譬如行邁而不與行邁者謀，終不得其道耳。此匪字當仍訓非。然補正說亦通，兩存之以備考。

倒文

左傳閔公元年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其反設之辭。倒文也。今人入詩入文，俱襲用此體。

所非誓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公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公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公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公三十一年，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公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公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注竝云：所，誓辭也。愚按：所字，未必便是誓辭。疑當時誓辭之例，以所字爲發句，而繼之以有如云何也。

四尺許

禮記檀弓其高可隱也。鄭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疏云：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且曰：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愚按：四尺所，猶云四尺許。未定是四尺也。故鄭注云：所。

舉家

顏氏家訓舉家無食，汝何處來。舉家猶云全家。今尙有此言。

俞愈

荀子榮辱篇：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象之而俞瘠者，交也。揚注云：俞，讀爲愈。

每有良朋

爾雅云：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邢疏云：况茲永長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人來，茲對之長歎而已。此言與朱子小異。

乃字義別

禮記雜記：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鄭注云：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孔疏云：妻卑故以明夫之尊也。按書盤庚：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此與上義別。

盡後盡前

曲禮。虞坐盡後，食坐盡前。此盡字當讀如卽忍切。今作儘也。儘前儘後者，言極至于前，極至於後，不容餘地。今俗云儘讓是也。

往近王舅

詩大雅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說文云。按古文讀近爲旣。朱傳云。近、語辭也。愚按朱說爲長。往近王舅。猶言汝往哉王舅也。

朱傳恐非

詩國風宛在水中央。言宛然如在也。又國風宛其死矣。此宛字亦是如辭。然是假如之義。與宛如不同。朱傳訓爲坐見恐非。

亶但

詩小雅亶其然乎。言信然也。又通作但。漢書賈誼傳。非亶倒縣而已。又作信解。

倪天之妹

詩大雅倪天之妹。毛傳云。倪馨也。孔疏云。馨作是天之妹。又云此倪字。韓詩文作馨。則倪馨義同也。說文云。倪音。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愚按倪非譬喻。當是宛如之義。故以譬喻釋之也。倪五兩也。又謂之繞。所以相風者也。倪音。倪作繞。而以繞通宛也。

少小古通

小、少也。古通。世說：上意欲令小加宏潤。又云：日小欲晚。

坐不廉

漢書景帝紀：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按漢法，入罪曰坐，言罪與律應，不得移動也。賈誼傳：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此猶今云：緣某事落職也。

義有不同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師古漢書注云：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公主列侯之邑也。愚按公主列侯食邑，不盡在十五郡中，乃時有之，故云頗也。漢書車千秋傳：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云：言往往尙爲蠶也。愚按脫或僻，頗脫不止者，言時或有爲之者，不休止也。此二條義有不同，不可不辨。

多夥

史記注云：楚謂多爲夥。說文：齊謂多曰夥，皆非也。夥，驚歎聲耳，非多之方言也。

舍皆取諸其宮中

孟子：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趙注云：舍，止也。愚按止猶只，舍是止息之義，借作止辭。舍字當讀作去聲。

唐人疏狀用者字

唐人疏狀。凡引勅旨訖。則以者字足之。如韓退之論變鹽法事宜狀。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陸宣公狀。河中後請罷兵狀。作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此者字。當時體例如此。宋人亦多用此式。

我非愛其財

孟子。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我非愛其財。句絕。而易之以羊也。猶云而易之以羊矣。言我非愛財。而後以小易大。然既已以小易大矣。宜乎百姓之謂我愛財也。應作如此解。

浸假爲漸者非

莊子大宗師。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郭象云。浸漸也。愚按。浸假而化者。言假如漸化。倒文也。郭云漸者。止以訓浸。非訓假也。今遂以浸假爲漸者。非。

匪且有且

詩周頌。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云。且。此也。鄭箋云。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正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問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自古而如此。所由來久。非適今時。孔疏云。有天下者。主于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

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正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按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

往往

漢書高帝紀。見諸將往往耦語。往往常也。二字本此。

儻黨

史記伯夷傳。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省作黨。漢書董仲舒傳。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云。黨。他朗反。

請者以卑承尊之詞

以卑承尊。有所啓請。故云請也。論語請問其目。又云。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匡鼎非匡衡字

漢書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應劭云。鼎。方也。賈捐之傳。顯鼎貴。上信用之。如淳云。言方且欲貴也。又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雅。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遂以匡鼎爲字矣。應以服。應二說爲是。

幾何頃

史記循吏傳。市令告相曰。市亂。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幾何頃。猶云幾何間也。今北人謂地

百畝曰頃

數無奇零曰整

凡數無奇零曰整。蜀志諸葛武侯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

日食言有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亦云有者凡日月合朔日乃食然亦有合朔而不食者有食有不食故云日有食之也。

十有一年

隱公十有一年正義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云有也。愚按以奇從盈數者十是盈數一是奇零之數十有一年猶云十零一年也。或云有又也。然則十又一年奇是以奇從盈之辭也。如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是也。

偶然耳

漢書儒林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事。昆對曰偶然耳。此真有道之言。

伯某甫

儀禮士冠禮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愛保之曰伯某甫。

疏云伯某甫者。若云尼甫嘉甫也。但設經不得定言人字。故言甫爲且字。是以禮記諸侯薨。復曰。臯某甫。復。鄭云。某甫且字。以臣不名君。且爲某之字呼之。愚按伯某甫者。無所指名之辭。凡無所指名。及泛言事物。與不知姓名。皆云某也。如儀禮聘禮。反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君。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漢書項籍傳。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元許后傳。設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柳子厚文。永有某氏之類是也。某甫復者。不敢斥君之名也。如尙書惟爾王孫某。禮記孝王某之類是也。

今人云豈敢

禮記投壺。賓曰敢固辭。主人曰敢固以請。儀禮士虞禮。敢用絜牲。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也。今人云豈敢。本此。

勦說卷四

楚辭多陳蔡間語

楚辭九章多陳蔡間語。如云：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宋玉九辨：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又云：忠昭昭而願見兮，然晷噎而莫達。又云：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此然字發語辭也。今陳蔡間發語猶云然完也。

六輔

漢書兒寬傳：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云：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云：溝洫志曰：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畔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灌漑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尙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今稱三輔非也。

世說贊毛詩

世說：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訐謔定命，遠猶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此後人作詩所謂警句也。

懸見排蹙

顏氏家訓：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

見排蹙懸猶預也。凡預計遙揣皆曰懸者。懸是繫物之稱。物繫則有不定之勢。預計遙揣懸也。

傳經最先

漢書神仙傳。河上公授漢文帝素書二卷。曰。余注此經以來。一千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此傳經之最先者。

臯某復

禮記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注云。臯者引聲之言。

交唐人語

陸宣公奏議。交下不存濟。蔣之翹韓退之集注云。交唐人語。

佗作它

漢書文紀。佗作它。韓安國傳。所推舉皆天下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云。於梁舉二人。至于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俄作蛾

俄通作蛾。漢書班婕妤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如淳云。蛾無幾之頃也。

那那

左傳。棄甲則那。那猶令人云奈何也。杜注云。那猶何也。顧氏日知錄云。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

邪

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天邪。地邪。漢書。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卽呼爲也。字誤矣。以邪作耶。更非。

釋名嗟

嗟。釋名云。嗟。佐也。言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漢書。匈奴傳。嗟。土室之人。願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云。嗟者。歎。愍之言也。愚按。亦與噫通。

不瑕有害

詩。邶風。泉水。遄臻於衛。不瑕有害。朱傳云。瑕。何也。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于義理乎。又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朱傳云。不瑕。疑辭也。愚按。毛傳。訓瑕爲遠。與詩義全無干涉。朱傳義長也。不瑕有害。猶云得無有害。蓋泉水以衛女義不得歸。故疑歸而有害。乘舟則入國。旣傷二子見害。乃故爲唯恐見害之言。以哀之也。

爲山霞高

後漢書。劉昭序。爲山霞高。不終路乎一壻。霞當是遐之訛。

良

漢書五行志。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師古云。良猶信也。後漢書獨行傳。雖事非通問。良其風

軌有足懷者。景丹傳。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爲吾來。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其義竝同。又甚也。

固當

漢書萬石君傳。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按固當者。反言其不當也。如管子。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子。漢書張釋之傳。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傳。曉人不當如是邪。不當者。反言當也。皆此類。

羗作慶

羗作慶。出漢書叙傳。恐罔蝻之責影兮。慶未得其云已。

烝

國風蝻蝻者。烝在桑野。小雅。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朱傳云。烝然發語聲。或謂衆多之貌亦通。

山東人呼得

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云。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愚按。今山東人呼得字爲德歸切。與登字音近。故以得來爲登來也。

猷來無棄

爾雅云。猷育可也。郭注云。詩曰。猷來無棄。育今通言。疏云。皆育可也。詩曰。猷來無棄者。魏風陟岵文也。育

今通言者。邶風終風云。惠然肯來是也。愚按猷訓爲肯者。猷尙也。尙庶幾也。猷有庶幾之義。故得爲肯也。凡云肯者。唯恐其不肯也。書盤庚。汝猷黜乃心之猷。亦當訓作肯。舊注訓作謀猷之猷。恐非。

譬猶亦作辟由

劉琨答盧諶書。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

攸適

書洪範。彙倫攸叙。漢書五行志。引書作彙倫適叙。師古云。適古攸字。

詩用侯字

小雅六月云。侯誰在矣。鄭樵云。侯維也。維亦乃也。按詩用侯字不一。如周頌。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此侯字在句首乃也。如小雅。豈侯多藏。此侯字在句中。維豈侯猶云信維也。

不任

左傳成公三年。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不任猶云不當也。荷之于身。謂之任。當有任受之義。故任得爲當也。又吳志諸葛恪傳。卒腹痛不任入。此任字猶能也。謝朓左傳啓。伏銘私荷。不任下情。此不任猶云不勝也。義各不同。

荀子名言

荀子榮辱篇。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

履者也。凡在言也。斯爲名言。

濟水清

水經注。今濟北東阿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水之目焉。此濟水清之本。

子書習氣

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齊物論。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也。庸安。庸詎。皆子書習氣。

小哉閨

荀子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小之閨。猶云小哉閨也。

國策句讀

戰國策。山東相合句之。主哉不惡卑句之。之國者可長存句之。卒者出土以戍韓梁之西邊句。此燕之上計也。此言其主苟不惡卑名而相合。則其國可長存。其猝有事。則戍韓梁之西。以援之也。今人多讀不成句。注意亦不甚明。故載之。

彼其之子

詩國風。彼其之子。禮記表記。引詩作彼記之子。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引詩作彼己之子。杜注云。己。音記。又左傳文公十四年。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注云。猶言某甲。顧氏補正云。夫己氏。猶言彼己之子。

而今而後

論語而今而後而今猶云如今而後猶云以後也。顧氏日知錄云。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云。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勵。春秋星隕如雨爲證。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翻云。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云。而如也。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劉剡曰。而當讀作如。左傳隱公七年。敵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公二十六年。室如懸磬。注云。如而也。昭公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云。而何如何也。史記賈生傳。化變而嬗。韋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泫而曰不可。又曰。而固賢者也。荀子。斲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班君碑。柔遠而邇。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絺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日省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如。易樂而滿。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爲如治。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鞭拊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愚按孟子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此而字亦當作如。其他類此甚多。

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云：古人多祇同音。顧氏日知錄云：後漢書郎顛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訓祇爲大，非也。按易復卦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正字通云：易无祇悔。王肅陸續本作祇。按祇作禪，因氏是聲近而僞，非古通也。廣雅云：多，祇也。多亦訓祇，非多卽古文祇字。九家晁服合多、絞、祇爲一。非。鄧陽傳之祇作祇，從禾。資嬰傳之祇作祇，從衣。皆俗本傳寫。因示衣禾形相似而誤。非祇祇祇古通也。愚按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注云：多與祇同。云同者是卽以多爲祇也。古字頗少，多相通借。九家晁服必有依据。然訓釋之文，當云某字與某字通，若竟云某字卽某字，所未安耳。

諸經用此字各別

諸經用茲、斯、此、各別。尙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又云：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于曾子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矣。

噫本周頌

後世歌詞皆出三百，雖一字一句，未有出其範圍者。後漢書梁鴻傳：作五噫之歌。又漢書溝洫志：瓠子歌云：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不知師古云：噫乎，歎詞。不知詩周頌：噫嘻成王，已先之矣。

駁升菴楚諛說

漢書韋孟傳：在予小子，勤諛厥生。注云：諛，歎聲。許其切。楊升菴云：方言：楚謂然曰諛。說文云：謄也。雖騷歎

秋冬之緒風。說文云。欸。磨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辭也。愚按漢書之誤。離騷之欸。並是欸聲。方言之誤。乃答辭也。義各不同。說文訓磨者。從乎方言而爲辭。非訓漢書。離騷也。又按欸一音於開切。與唉同。今廣東土語。謂是曰唉。

奇爲翳蒼

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而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浚波漱石。澗八丈。環濤穀轉。西南流入於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浚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龍拔密。奇爲翳蒼也。又云。沁水東逕野川縣。故城北。水北有華嶽廟。廟前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玩也。宋本奇爲翳蒼。作最爲翳蒼。

城垂淪半

蜀志先主傳。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水經注。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垂字用此義。

危得之危殺之

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趙后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云。危。險也。愚按。俱應作幾字解。言幾得之。幾殺之也。

齊魯之語

禮記緇衣。資冬祈寒。鄭注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種桑界上

襄陽耆舊傳。韓係伯鄰居。種桑樹於界上。以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今蜀人于界上種桑。猶有此風。

黎明

史記晉世家。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索隱云。犁猶比也。按今人謂將明日黎明。黎字本此。

三世希不失

論語三世希不失矣。正義云。希。少也。愚按希不失。猶云鮮有不失。

微將軍

漢書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顧氏日知錄云。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以微字屬上句讀。非。愚按微將軍。猶言非獨將軍。省文也。

易詩用居

易繫辭。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云。或此卦存之與亡。吉之與凶。但觀其中爻。則居然可知矣。愚按詩大雅。居然生子。鄭箋云。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正義云。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朱傳云。居然猶徒然也。鄭說固非。而徒然之義。亦無所明。又按生民詩。上帝居歆。箋云。

上帝則安而敵禦之。訓居爲安。於義爲協。然則易云。居可知者。謂觀其中爻。則吉凶存亡之故。安然而知之也。詩云。居然生子者。謂安然生子。而無有災害也。

居諸不可代日月

詩國風。日居月諸。胡送而微。正義云。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可居諸也。日居月諸。照臨下上。毛傳云。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今人竟以居諸代日月非。

東齊曰胥

爾雅云。僉、咸、胥、皆也。郭注云。東齊曰胥。見方言。邢疏云。方言云。僉、胥、皆也。自山而東。五國之郊曰僉。東齊曰胥是也。

殆始不同義

詩國風。殆及公子同歸。毛傳孔疏。殆皆作始解。以爲生之始然。殆始同義。按殆字仍應作將字解。易繫詞。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作始解。便說不去。



識 小 編

董 豐 垣 撰

識小編

本館據指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識小編二卷國朝董豐垣撰。豐垣字菊町，烏程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東流縣知縣。是書凡二十四篇，議禮者十之九。如前儒謂祭社卽祭地，多不信周禮祭地於澤中方邱之文。豐垣因襲其說，而附會於周禮，謂澤中之方邱卽王制之大社，同在庫門內。今考明堂位曰：春社秋省，郊特牲曰：社祭土，日用甲，月令曰：中春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據此，則祭社自以春秋甲日，方邱自以夏日至，不得合而爲一也。豐垣又因方邱一名方澤，遂牽一澤字，併合澤宮方澤爲一。今考禮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疏曰：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爲之。又考周官澤虞註曰：澤水所鍾也。則方澤之宮，皆近川澤，庫門之內，焉得爲水所鍾乎。豐垣又謂卿大夫入官而受祿者，待臣之常數，有功而受地者，優臣之常典，則是無采地者其常，而有采地者其變。今考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云制度者，舉其常也。則大夫有采，非優異之特典明矣。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言常制也。荀子正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云五乘之地，三乘之地，皆言乎大夫士之

常祿也。晉語：韓宣子以秦后子及楚公子賦祿，問於叔向，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以秦公子富爲難，叔向對以無績於民，乃與子干均其祿。夫受此一卒之地，傳明言無績於民，則豐垣必云有功而始受地者，不亦誤乎？春秋襄二十二年，傳曰：「國之蠶也，令倍其賦，蓋倍魯大夫御叔之賦也。」杜註：「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御叔於魯，非有功之大夫而有國邑。」昭十六年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奪之官邑。」夫屠、祝、豎、微職耳，而亦得有官邑，則謂有功始受地，何所據乎？豐垣蓋誤讀周禮司勳之文，以賞田加田爲采地，故有是說也。豐垣又謂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高祖廟矣。今考大傳：于祫及其高祖，疏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得及太祖，故王制大夫有太祖，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據此，則于祫止及高祖，自據無始祖廟者耳。豐垣卽以證大夫無始祖廟，是見其一不見其二也。大傳曰：「別子爲祖。」註曰：「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以爲祖而無廟，豈尊祖之謂乎？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據此，則大宗不易於下，由始祖不遷於上也。大夫而爲大宗，若無始祖廟，又何緣爲百世之宗？核其所言，殊乖禮意。況周官祭僕有曰：「凡祭祀」

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註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同姓之卿大夫。尙得遠立。祖王之廟。而先自絕其始封之祖可乎。是亦未之詳檢也。他如謂禹貢五服。職方九服。二而實一。謂周禮公五百。侯四百里。猶云。今魯爲方百里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謂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及魯語郊堯而宗舜。亦皆前儒之緒論。至駁萬斯大禘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及東周祖文宗武不祖稷之說。又駁毛奇齡。祧主別立廟。不藏太祖廟之說。議論最正。援據亦詳。爲有裨禮制。在近人之中。尙爲究心經義者。雖論多出入。固亦有可節取者焉。

識小編卷上

烏程 董豐垣 撰

唐虞五服成周九服考

案王制九州州方千里。是方三千里之地。積之爲方千里者九也。與禹貢五服。職方氏九服。皆不合。鄭康成謂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殷承夏末。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廣其土。增其爵。此以王制爲殷制。而職方氏爲周制也。不知禹貢言面。與周禮言方不同。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言方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禹貢五服。帝畿在內。各數其一面。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爲五千里。職方九服。王畿不在內。通舉其兩面。九服總四千五百里。并王畿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貢。特五百里之藩服。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是其地。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陸氏佃。易氏被。金氏吉甫之說。足以破千載之疑矣。許慎以漢地理志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朔方。經略萬里。蓋計其廷袤而言。非開方也。又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公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禮計山川屈曲。故多寡不同耳。由斯言之。禹貢五服。共五千里。案二經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跡屈曲之理。禹貢錐指。已辨之矣。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卽百里采。流卽二百里流。舉首尾以該中。國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所

即舊武衛。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皆虞夏之制也。職方王畿并九服。大司馬作九畿共五千五百里。周官稱六服羣辟者。孔疏謂夷鎮藩在九州之外。王者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也。又稱五服一朝者。孔疏爲要服路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也。若王制之方三千里。所謂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專指井田之實數言之也。周官之五千五百里。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兼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言之也。不然。如鄧康成之說。方三千里者。是方千里者九也。方七千里者。是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周之於殷。五倍其地而有奇。而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經無明文。何由三千里而拓至七千里耶。

案大戴禮朝士篇云。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與職方里數不同。蓋職方九服。王畿不在數內。大戴禮則并王畿數之耳。

周禮封疆孟子王制田地說

周禮言封疆。自方五百。四百。三百。以至二百。一百里。孟子言地。王制言田。自方百里。以至七十五里。周禮之男邦。當孟子王制之公侯。有說乎。曰。成周幅隕之廣。未有過於漢者。請以漢地理志證之。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

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六頃。帝王世紀：禹貢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本諸孝經授神契與漢志不同。季氏本曰：其曰定墾者，漢時已墾之田也。可墾者，通計周時井授之田，而荒蕪者尙在其中也。然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周步百之畝，二畝四分，每頃當周二百四十畝。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王制以爲八千一百萬頃，舉大略也。今通計王制井田之數，天子田方千里，積九百萬頃。公侯二百四十國，積二千一百六十萬頃。伯四十八國，積二千一百一十六萬八千頃。子男九百六十國，積二千一百六十萬頃。餘四百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二頃八十畝，以爲附庸開田。春秋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千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附庸之數大率倍於子男，則餘田不給於封矣。況開田乎？愚按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舉大略而言，豈足盡信哉。朱子語錄：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諸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闊，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闊，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交、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雖極以三分去一言之，張氏杖以王制三分去一爲傳者之失。若周官九服，方五千五百里，爲方千里者三十，方百里者二十五。提封田二萬萬六千五百五十萬頃。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當周田三萬萬四千八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二頃，增於周者八千二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二頃。漢武帝東置元菟、樂浪，西至張掖、酒泉，南置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

曰南、隄爲、等郡。北至朔方。故疆域之廣。非前代所及也。由是觀之。孟子言地。王制言田。皆班祿之實數。所謂土其田也。漢志可墾之田是也。周禮之封疆。猶詩之大啓。左傳之賜履。論語之邦域。韓之奄受北國。衛之封畛土略。所謂制其域也。不特兼山川附庸言之。漢志。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羣不可墾者。皆在其中也。案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當作十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似不可盡泥。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猶云。今魯猶方百里者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如國策。楚地方五千里。亦止千里者五。非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也。

有虞氏郊禘宗彘辨

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彘。祭法更其文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恐謂郊堯則可。宗堯則不可。何以言之。夏之郊。鯀也。殷之郊。冥也。蓋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其事而水死。皆以死勤事之例也。杞始以祖禹者。郊禹。宋以祖契者。郊契。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舜父無功。不足以配天。故郊以堯也。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按晉語。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注謂。神不歆非類。而以董伯爲姒姓。使虞不郊堯。安用丹朱爲尸哉。至於虞之廟制。雖不可考。然以商周例之。則當自立七廟。不得承堯之祖廟也。案大戴帝繫篇。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

爲帝舜。元囂卽青陽所謂少昊也。使從祭法而宗堯。則堯爲父廟。嚳爲王父廟。顓頊非嚳父。以受國爲曾王父廟。少昊爲高王父廟。黃帝尙在五廟之列。顓頊安得爲太祖。且顓頊受國於少昊。何得祧少昊。禘黃帝。而以顓頊配乎。惟從魯語而宗舜。則顓頊至舜七世。得爲大祖矣。顓頊父昌意。不在帝位。故不禘昌意。而禘黃帝也。且虞之自立其廟也。有明徵矣。中庸宗廟饗之。益稷祖考來格。生事之則死饗之矣。豈有棄其親廟而宗堯之理乎。益稷虞賓在位。孔傳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史記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朱旣奉其祀于丹。而舜復宗其廟于虞。其可乎。惟舜典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孔疏謂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于丹朱之國也。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孔疏謂神宗當舜之始祖。爲黃帝。顓頊之等。庶近之矣。然帝繫所載帝王世次。亦不可盡信也。堯典有鯀在下。曰虞舜。路史其先國於虞始爲虞氏。晉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與夏禹商契周棄。並列其爲始封之君無疑。韋昭以爲舜後虞思。謬也。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魯語亦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而帝繫自顓頊至瞽瞍。無幕名。惟舜之自立祖廟。則斷無疑者。魯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幕舜之先也。非堯之先也。虞旣報幕。則郊堯而不郊嚳。宗舜而不宗堯。益明矣。韋昭謂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亦曲說也。

論丹朱爲堯尸答曹丈大斌

承論丹朱爲堯尸。與孫爲王父尸未合。竊謂昭穆之名。起於太廟中祫祭位鄉。書稱乃穆考。文王詩謂武王爲昭考。是祖宗之昭穆也。左傳文昭武穆。周公之肩。是子孫之昭穆也。古者孫爲王父尸。子不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若郊堯之日。本無昭穆。何父子之嫌哉。客更有難者曰。天非人鬼。安得有尸。曰。節服氏送逆尸從車。張子謂后稷配天而有尸。則郊堯有尸明矣。如家人凡祭墓爲尸。丹朱奉堯之祀。亦猶家人之守墓也。以爲堯尸。不亦可乎。

太社在郊辨

郊社之聚訟也。自漢立南北郊始也。余謂禮有郊天而無郊地。有南郊而無北郊。何以言之。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社稷。則希冕。月令。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皆社稷對舉。而別無地祇之祀。大司樂。但言冬至。祭天于地上之圜邱。夏日至。祭地于澤中之方邱。而無南北郊之說。至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家語。兆邱於南。尙書大傳。祀上帝於南郊。逸周書。設邱兆於南郊。而北郊無文。漢志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下四句。乃申說祭法之意。非禮記本文。以是知祭地之太社。周禮謂之方邱。亦謂之大禘。祭法謂之泰折。詩書謂之冢土。亦謂神后后土。實在庫門內之右。而非在北郊明矣。或曰。澤中方邱。周禮有明文。而謂在庫門之右。有說乎。曰。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禮運。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則社不名郊。可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稷。註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詩迺立冢，應門並舉亦在國之一證。是太社在庫門之右，一名方澤，爲二方壇。東社，西稷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祀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命，戒百姓。是澤宮與祖廟同在庫門內也。又云：王親誓社，以習軍旅。射義，天子將祭，必將習射于澤。司弓矢云：澤，供射楛質之弓矢。是太社壇，周以澤宮。澤北正中爲橋，橋內近北空地爲習射處也。祭時，王自應門而西，由橋以至澤中方邱也。近蔡氏德晉論之詳矣。或曰：禮，兆天於南郊，兆五帝於四郊，則地在北郊無疑。而子關之何也？曰：地祇與天神不同。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月令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秋西郊，迎冬北郊，而惟冬至郊稱皇天，亦曰上帝。是圜邱爲南郊，對五帝之在四郊者言之也。所以祀天神也。祭法：太社以下爲王社，國社，侯社，置社，而惟夏至太社稱皇地，亦曰后土。是方邱爲太社，對王社以下者言之也。所以享地祇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何以地外有社乎？曰：地卽社也。諸侯不曰地，而曰社者，猶公羊子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爾。家語謂天子太社，祭率方土。所謂之地，王社，祭畿內土。國社，侯社，祭一方土。故但謂之社也。是也。或曰：郊社有常期，曲禮大饗不問卜，是已。而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何與？曰：此謂國有大故，如天子將出，祀上帝及四望，類于上帝，宜于社，以非常祀，故卜日爾，非正祭也。本劉氏說

案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列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

林、川澤、四方、百物、而獨不及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列舉四望、四類、山川、邱陵、墳衍、之兆、而亦不及地。則大示即社也。祭法：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山林、川谷、邱陵、而不及社。司服：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享先王、先公、饗射、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祭羣小祀、而不及地。則社為地祭明矣。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於郊曰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秦誓：郊社不修。中庸：郊社之禮。曾子問：嘗禘郊社皆與郊對舉。則社非祭地而何。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則社非在國而何。社在庫門之內。自不得以郊名矣。

郊用辛社用甲說

或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有常期。而郊特牲：郊用辛。社用甲。何也。曰：周郊以日至。武成：庚戌柴。召諱：丁巳用牲于郊。非正祭。祈穀以元日。鄭康成以爲上辛。但卜牲而不卜日。魯僭祈穀之禮。而名曰郊。明堂位：孟春。寅祀帝于郊。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雜記：引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可以者。獻子謂此月宜郊。明前此未嘗用也。不用日至之郊。降于天子也。其日皆用辛。成十七年辛丑用郊。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是也。魯人卜牲。又卜日者。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何氏休謂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是也。魯郊以啟蟄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啖氏助謂當以周二日。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正與少牢筮句有一日。不吉則

梁遠日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吉事先近日之例相符穀
梁以爲論月乃卜者非是其以正月至三月爲郊之時亦與啓整而郊不合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之武成庚戌柴非日至家語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蓋周日至之始郊適遇辛日故
魯人諷用之非周禮也至於社之用甲與月令仲夏擇元日命民社正合乃春祈社稷亦非夏至方邱之
祀矣

禘祫一事并歲舉以五月魯禘不追所自出辨

禮大傳喪服小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證以國語祭法而其義甚明虞夏禘黃
帝殷周禘嚳卽自出之帝也虞夏祖顓頊殷祖契周祖文王當祖后稷卽配之之祖也猶公羊傳郊則曷
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
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五年而再殷祭但言殷廟未毀
廟之主而不及所自出則大禘之非禘昭昭矣趙氏匡分禘祫爲二朱子取之楊氏復又推廣之一破漢
魏支離之說萬氏斯大乃欲合爲一事并謂禘歲舉以午月魯禘不追所自出是大不然大傳以祖配之
與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一例無羣祖並配之文既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云以其
之理且合禘祫爲一則周禘時后今謂始祖而下皆曰祖以祖配之可以包諸祖謬一也禮運魯之郊禘
稷亦屈從南土之班昭穆亂矣非禮也則郊禘並重矣國語祭法皆以爾雅禘大祭也蓋取報本追遠之意若以不合昭穆而小之則孟

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及羣祖。亦不得名大祭乎。謬二也。詩周禮公羊爾雅明堂位皆云春祀夏禴秋嘗冬烝。亦有謂之禘者。三年喪畢之祭。謂之吉禘。如春秋吉禘于莊公。按杜氏預註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廟之遺主當遷入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近毛氏奇齡謂禘祭有三。而無禘名。一曰大禘。一曰吉禘。一曰時禘。吉禘即大禘。惟三年喪畢有之。愚謂大禘是合毀與未毀之主當在太廟。而不得在禘宮矣。全氏祖望曰吉禘之祭。周時或有其禮。但曰吉禘則與大禘不同。而所謂審昭穆者亦仍當在太祖之廟。不應在禘廟耳。其謂吉禘即大禘則果謬也。左傳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四時之祭。謂之時禘。左傳之烝嘗禘於廟。王制之春禘夏禘祭義郊。特牲之春禘秋嘗。荀子之禴禘烝嘗。左傳昭十五年春禘于武宮。而經書有事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而經不書。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而經書崇祀先公。變禘之名。而曰禘者。蓋小禘也。原非禘也。猶冬烝之在三年謂之禴。而每年則小禴也。亦非禴也。萬氏專據夏禘之文。并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謂魯初以六月行禘。明堂位其定以七月。則由獻子。且援日至郊天之例。每歲五月舉行。謬三也。天保之詩。但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而不及自出之帝。則禘非時祭可知。萬氏又以詩作于文武。實諸侯之禮。其追王上祀。而春禴夏禘。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定。竊謂既不追王。詩安得有先王。且中庸言武周達孝。明云禘嘗之義。武成金縢已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中庸追王蓋在相武王時則禘郊大典。自武周已制矣。謬四也。萬氏又據公羊五年再殷祭。謂魯雖僭禘。然自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禴則不禘之言。公羊所言蓋魯禘也。案此亦本王制禘一。植一禴而言。然謂五年兩禘。亦與間歲一行不合。謬五也。曾子問禴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據諸侯若天子則

廟之主。公羊傳。大事於太廟。則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荀子禴禘烝嘗之外。又有大禘。是大禘與時禘爲二也。爾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云禘大祭也。是禘與時禘又二也。禘必上追乎自出。而禘則旁及乎禘主。是禘又非禘也。萬氏既合禘禘爲一。又合大禘時禘爲一。妄謂曾子問禘祭于祖。通指嘗禘烝三禘。公羊大禘。專指夏禘之禘。烝嘗之禘通乎。諸侯夏禘。大禘專于天子。謬六也。萬氏泥於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不言文王。謂魯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夫明堂位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乎。清廟之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象武之詩云。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皆祀文王之樂歌。其微以雍也。曰皇考。曰烈考。曰文母。祀文王之詩。蓋魯用以微禘祭之俎。而序者遂以爲禘太祖也。使魯但用禘禮。而不及文王。又何以升歌清廟。下管象而微以雍乎。謬七也。姚丈世銍曰。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先儒之說明堂位者。亦多之。則廟且得立。豈有祭而不追所自出者乎。經文又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稷且得郊。其禘文王更不言可知矣。或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緯之言也。而子信之可乎。曰。按樂記。未卜禘不視學。解者謂禘在五年小成之年。家語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劉向說苑。三歲一禘。五年一禘。後漢張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亦舉一閏再閏。定禘禘之期。說文亦引周禮三歲一禘。五歲一禘。則其說不始於禮緯矣。家君云。緯書起於哀平之際。劉向尙是元成間人。家語雖非致疑。余嘗考周禮儀禮。無禘禘名。而有其禮。喪服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諸侯及其太祖。卽禘也。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卽禘。朝享卽禘也。大禘雖非時祭。往往與夏祭相連。明堂位。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七月而禘。今五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崔靈恩謂宜在五月。則禘在夏月明矣。大禘見於公羊傳。而國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文武爲不躋也。左傳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密。亦兼毀廟言之。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朱子以長發爲大禘。阿衡亦與其間。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是時禘之年。止謂之烝。而大禘之年。乃謂之大烝。亦謂之大享也。張純亦謂禘在十月。則禘在冬月明矣。國語明言烝將躋僖公。則禘爲冬祭。可知。經書八月。蓋不時也。夫禘在夏月。禘在冬月。其年月各異。而合爲一事。何也。曰。三年五年。不知從何年算起。若從君立之元年。則偶有未及三年五年者。奈何。若從開國之元年。則或遭崩薨之事。奈何。曰。案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則前君既薨。廢而不舉。當從新君之立年始矣。如三年禘。五年禘。八年禘。十年又禘。公羊中年再殷祭。謂五年之中一禘一禘也。爾雅以禘爲大祭。則殷祭是禘無疑。宣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而不書禘。則非禘也。惟僖八年。書禘于太廟者。此魯之失禮。春秋常事不書。楊氏復謂用禘禮。合先祖。敍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是也。曰。詩序。誰禘太祖也。長發。大禘也。子庸。知禘之非禘乎。曰。楊氏復謂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于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譽。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其詞簡而該矣。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繼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禘及其高祖。則似天子之禘。亦可謂之禘。而諸侯之禘。不可謂之禘矣。曰。非也。謂天子得以

兼禘則可，謂天子之禘卽禘，則不可。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

禘禘爲一事，近代自萬先生外，如朱長孺、毛大可，皆主此論。然異同之辭，則自漢魏諸經師，已紛如聚訟。惟唐趙伯循之說，朱子有取焉。故宋儒亦稱其言簡義該，確不可易。此文審諦經義而折其中，殆欲以折充宗之角矣。姚愈田丈

東周祖文宗武辨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萬氏斯大。謂西周祖稷而宗文，武平王遷洛，仍故有之文武廟。祖文宗武，故西周之廟并世室而爲九，東周之廟合武王而爲八。又引周官：守祧奄八人，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襄王賜胙齊桓，顯王賜胙秦孝，皆言文武爲證。愚謂不然。周官守祧奄八人，是時未有文武二世室。賈疏謂守七廟并姜姬廟是也，非晚周之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成王營洛邑爲東都，郊社並舉，豈有耑立文武二廟而不及他廟之理乎？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孔傳謂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是告祭非正祭。猶大雅之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國語：命魯孝公于夷宮，祭統所謂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者也。襄王、顯王之賜胙，蓋指其受命之君而言，猶伊訓之祇見厥祖，商頌之湯孫之將也，非祖文宗武也。且東周之祖稷，經傳固有明徵矣。國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穆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是時東

遷已久。則周不祧稷明矣。證一也。詩長發有元王之文。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之。以歸祀其先王。禮運。宋之郊也。契也。則宋尙祖契。而謂東周不祖稷可乎。證二也。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證三也。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證四也。吳幼清謂周祖后稷。文武皆宗。記言有失。乃不刊之論。

天子諸侯太祖考

穀梁傳。始封必爲祖。韋氏元成曰。王者始受命。與諸侯始封之君。俱爲太祖。愚案殷契。周稷。皆始封之君。並不以始受命者爲祖也。三代以下。無始封之君。宜立親廟六。而虛其太祖。以俟始受命者之入可也。諸侯祖廟有三等。一是先代之後。如焦神農後。祝黃帝後。薊帝堯後。陳帝舜後。此五廟俱實者。左傳。任宿須句。顓頊實庭。堅不祀。宜從此例。若杞祖大禹。宋祖契與湯。觀禮運。杞之郊也。禹也。修其禮物。仍立七廟。不止五廟也。左傳。宋祖帝乙。特使之。上體先也。王耳。非魯鄭立王廟之比也。一是始封之君。如齊呂尙。左傳。管于太公之廟。又楚鬻熊。秦非子。類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祝融之祀。或楚自立之。非周典耳。國語。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案齊祖太公。則秦不祖伯翳可知。此實四而虛一者。謂虛其太祖。以俟始封者之入。一是王子弟出封。則五廟俱虛。禮。諸侯不敢祖天子。是也。魯鄭之立周廟。此廟也。非祖也。左傳。厲王者非鄭案。左傳。臨于周廟。文王廟。別于周公之廟。子產使祝史徒主。胙于周廟。廟。別于太宮。則在。五廟之外矣。

大夫適士官師廟制考

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兩說不同。愚案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太祖矣。春秋僖十五年。襄夷伯之廟。傳謂展氏之祖。案夷伯不知何人。然無駭隱時。賜族展氏。傳去隱未遠。安見夷伯其非皇考廟乎。至昭十二年。左傳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註謂子太叔之祖廟亦未見。王制諸侯之太祖。不世爵祿。觀中庸祭葬之制可見。世爵周之未失也。豈初制即立太祖耶。若諸侯子弟始為大夫。則三廟俱虛。大夫不敢祖諸侯是也。惟別子得立出公廟。為收族教宗女之地。故大宗不可絕。而魚石以向戌在為桓氏。雖亡亦偏也。然必立於宗邑。所以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孟嘗立廟於薛。猶是此制。若設于私家。即為非禮。三桓是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上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顯考^{當作}無廟。官師^{中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此即為士之壇。二說不同。案儀禮都邑之士。則知尊禘。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適士得祭祖。異於中下士之祇祭禘也。王制似不如祭法之備矣。至鄭氏康成。創為中士下士祖禘同廟之說。則祭法明云。王考無廟而祭之。顯悖經文。毛氏奇齡。駁之是也。

魯廟制考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是魯有七廟矣。愚謂不然。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傳。魯公稱世室。穀梁傳。伯禽曰大室。是魯公為世室。在

五廟之外，與周公之廟，並百世不遷也。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蓋魯人以寮之戰，倚晉之功，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非宗於廟也。若左傳臨于周廟，杜氏預以爲文王廟，此廟也，非祖也，故不與五廟之數也。至於煬宮之立，與武宮同失，桓宮、僖宮，親盡不毀，皆禮之末失矣。

兄弟同昭穆辨

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郚、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祖孫同昭穆，父子異昭穆，此世次之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先入者爲昭，後入者卽爲穆。此廟祧之昭穆也。天子諸侯，不幸無後，必以兄弟之子爲嗣，取其昭穆相當也。若世次昭穆，與廟祧昭穆不同，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穆而弟爲昭。考王繼懿王，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雖不得竟稱爲子，而昭穆相承，固有爲後之義矣。自西京以下，但知兄弟伯叔之序，而不知臣子之一體，於是創爲同堂異室之制，謂父子異昭穆，兄弟則昭穆同，其說似是而實非也。何以言之？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祖禰爲言。國語：夏父弗忌曰：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異昭穆之明證也。使如何氏休之說，謂隱、桓、與閔、僖同北面西上，則兄弟未嘗異昭穆，特升其位次耳。國語何以云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乎？其不可一也。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說者謂父子相繼爲一世，兄弟同一世，不知國語

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記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自武丁至紂。凡九世。皆數其弟。無論行輩也。假若兄弟同昭穆。傳弟者。歷世不祧。傳子者。乃祧一廟。多傳一弟。卽多享一代之祭。如沃丁、太庚。同一廟。至小乙入廟而同祧。一享十六代。一享十五代。小甲、雍巳、大戊。同一廟。至武丁入廟而同祧。享十五、十四、十三代。不
等。仲丁、外壬、河亶甲。同一廟。至祖庚入廟而同祧。享十三、十二、十一代。不等。是主之毀與未毀。直繫乎傳子傳弟耳。參差不一。何以觀德。其不可二也。案徐邈曰。若兄弟異昭穆。設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彌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是也。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又曰。廟有二主。自齊桓公始也。然則一廟一主。經有明文。同堂異室之制。起於漢代。成周以上。未之有也。乃按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之文。爲比。謬亦甚矣。其不可三也。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是桓自有宮。不與隱同也。左傳。獻俘于文宮。是文自有宮。不與惠同也。若兄弟同昭穆。則兄爲弟後。如閔僖之類。先弟後兄。猶之可也。設叔繼兄子。則當升附于兄廟。先入者未祧。後入者已毀。天子有得享六代之祭。諸侯不得受四代之祀矣。然猶各居一廟。不壓於所尊也。至禘祭之時。叔之爲臣者。旣進位乎父行。兄子之爲君者。反退居于子列。尊卑易位。謂之非逆祀可乎。其不可五也。然則公羊爲人後者。爲之子。指昭穆相當者言之也。曲禮稱孝王某。指昭穆不相當。而但爲後者言之也。曲禮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全氏祖望以孝子二字爲衍文。愚按某侯是外事之稱。當是孝侯某之誤。惟昭穆不相當。則一切喪祭。如爲子之禮。而不得竟稱子。漢成帝不肯立中山王。而立定陶王。謂兄弟不得相入廟。豈主祭不入廟乎。不以父昭子穆之

禮入廟也。故班固云：廟而不穆，是非同昭穆之說也。謂雖序昭穆而非父子也。如此則達禮之變而不失其常矣。

遷廟藏毀主辨

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及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升于太廟。毛氏奇齡據以駁韋氏毀主藏太祖之說曰：羣廟者，四廟之外，正毀主所藏之廟也。其廟曰遷廟。又曰祧廟。惟國有凶喪，則斂而藏諸太廟。今日毀主藏太祖，則是以凶禮爲恆禮而可乎？又據公羊傳：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羣公爲宮，謂羣公者考公以後諸祧公也。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爾雅有東西廂者爲廟，無東西廂者爲宮。曾子問：王者興師，曷爲載遷廟之主以行？孔子謂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不可虛。哀三年桓僖宮災，傳謂火踰公宮及桓僖宮。定八年從祀先公，是時桓距哀十一世，閔僖距定七世八世。正所謂毀主藏遷廟，以一宮而合羣公之宮者。并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昏義：教于公宮，證之。是遷廟另一廟在七廟之外矣。愚謂不然。曾子問：羣廟之主，卽四廟之主也。不言毀主者，藏諸太祖，不必取也。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謂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夫三年之中稱公，則三年之外稱宮矣。毛氏偏據爾雅之文，遂岐宮與廟而二之，不知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

西廂有室曰寢。並未嘗云無東西廂曰宮也。請以經傳折之。春秋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楹。成三年，新宮災。公羊子曰：宣公之宮也。則考廟也。國語：命魯孝公于夷宮。則王考廟也。詩閟宮：左傳：卜臨于大宮，朝于武宮，求入于大宮，盟于大宮。則太祖廟也。是羣公爲宮，卽四親之廟矣。且曾子問：遷廟之主，猶公羊子毀廟之主也。七廟之主，則未毀廟之主也。非別爲一宮以藏祧主也。春秋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家語亦詳載其說。然則宮卽宗廟也。桓、僖之廟，則當毀而不毀者矣。文王世子：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疏總下文：正廟宮室言之。昏義：明言祖廟未毀，教于公宮。未嘗以爲祧主之廟也。至定八年，從祀先公，當以合祭時正之。如公羊子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非有閔、僖二宮矣。使考公以下諸祧公，別有一宮以藏之，則魯立煬宮，立武宮，皆未嘗稱廟，不過遷廟中之二宮矣。春秋又何以非之耶。大戴禮：白虎通：許慎五經異義，以及公羊穀梁諸說，皆云宗廟之主藏于太廟室壁。韋元成謂毀廟藏于太祖者得之。鄭康成謂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則文武未立世室時，太王、王季已遷入太廟夾室矣。朱子又謂自立文武世室之後，凡昭之祧主藏于武世室，穆之祧主藏于文世室，不必藏于太祖。竊謂惟文武二世室，則可設太廟以下，止有一世室。如魯之伯禽，成六年立武宮與煬宮一例，明堂位誤以爲武世室。齊之丁公，據左傳，遺福于太公，丁公亦是不祧之廟。則昭之祧主入于世室，而穆之祧主又藏于何所乎。恐當以太廟爲正。

識小編卷下

內諸侯受地受祿考

周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采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公采地此內諸侯之食采王畿者而不詳其數賈疏分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于經無據王制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夫以王畿之地割封太半其何以待諸侯乎此漢儒之鑿也鄭氏以爲殷制者謬曰然則季氏本以爲視其祿而非視其國者非歟曰按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文不繫于君十卿祿之後而繫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下則視其國而非視其祿也明矣嘗考周之封邑不過周召劉單祭凡蘇毛諸國及鄭之始封而已其先世皆有大功德于民卽劉單鄭亦有功王室者故得國于畿內也然則入官而受祿者視三等君田先王待臣之常數也其子孫繼之故孟子仕者世祿而官不世世官乃周之末先有功而受地者視三等君田先王優臣之特典也其子孫繼之故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而爵不世豈有九十三國之理哉案左傳晉獻公賜趙夙跌畢萬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趙簡子晉以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之類皆有功特賜者非制祿之常矣

外諸侯孤卿大夫士考

諸侯無三公惟大國得立孤一人如公之孤執元孤卿載壇之類是也亞于孤者爲卿王制諸侯之上大

夫卿按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

其上下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以三卿細分之則司徒為上卿司馬為中卿司空為下卿以五大夫細分

之則小宰小司徒為上餘三人為下又分之則又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

小宗伯為中司寇小司空為下也本崔靈恩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是也冢宰所謂設其參也三卿者

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是也冢宰所謂設其參也三卿者

何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此武王未克商左傳魯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是也諸侯亦有六

典則曷為并為三卿司徒實兼冢宰司馬實兼司伯司空實兼司寇書大傳謂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

兼二卿是也惟宋得備六官故有大司寇太宰之號吳有太宰次于上大夫卿者為下大夫王制下大夫

五人崔氏禮註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寇二人惟司

也大夫之下則為上中下士王制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所謂陳其殷也鄭

康成山九中九下九與經文專言上士者不合徐氏師贊孤卿大夫士下各有府史胥徒孟子以為庶

以為中士三倍上士下士又三倍中士似覺太繁更詳之

人在官者所謂置其輔也鄭康成專以府史釋

內諸侯家臣考

案冢宰施八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般置其輔鄭註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降于外諸侯

者特兩卿之異于三卿耳其見于周官者禮官之屬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之屬有都司馬家司馬刑官

之屬有方士朝大夫都士家士至于都則一官專主都家之八則皆都鄙之官也然未嘗不歸于王之所

御如都家中人。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都家司馬戒令。則必聽于國。司馬方士、都士、家士、獄計。則必上於國。而聽于朝。朝大夫掌都治之治。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是也。然則內諸侯之私士。孰非天子之公臣乎。

列國大夫家臣考

案曲禮。問大夫之富。有宰食力。則大夫有宰矣。大夫稱主。則其臣稱僕。王制。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也。亦有稱之大夫者。檀弓。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左傳。魯有邠大夫。邠大夫。是也。亦有謂之士者。左傳。大夫臣士是也。卽玉藻所謂私人也。若上、中、下、士。則玉藻所謂公士者也。家臣之數。雖不可考。然亦有司徒、司馬之官。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馮戾是也。

五畝之宅考

孟子。五畝之宅者。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鄭注。民之邑居在都城者。此二畝半在邑也。詩。中田有廬。穀梁傳。公田爲居。漢食貨志。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此二畝半在田也。于是毛萇傳國風。鄭康成註詩禮。何休學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註孟子。咸謂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余謂在邑者。城外諸邑。非國中邑也。何以言之。遂人。夫一廩。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則在野之明證也。月令。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是掌野之官。而不及

國中_之吏則國邑之無桑可知。豳風遵彼微行。在春日載陽之後。是時出野已久。而毛傳卽引五畝之宅爲證。言其采之便也。乃鄭氏上入執宮功箋。復謂上入都邑。則稍縣置之民。去國都遠甚。其能使女子執懿筐以求之乎。而謂國邑之說。其尙可信乎。且就地勢考之。亦有不能容者。天子之城。據典命疏爲方十二里。積一百四十四里。祖社朝市王宮。去其三分之一。餘九十六里。而羣臣之里取諸國中_之公廡。百工之肆取諸城內_之空地。以及諸侯之館。學士之舍。所餘無幾。安足以處稍縣置八十四萬里之民乎。且賈氏公彥以遂外_之四百里公邑。皆從貢法。惟三等采邑。乃制井田。則惟大都小都家邑之民。得入國邑乎。抑都鄙之地。爲之一空。而至春始出乎。而鄉遂之民。乃獨處民間。而不得一入乎。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而匠人所云。方九里者。又不待言矣。若大國之城。書大傳典命疏。並方九里。積八十一里。三分去一。餘五十四里。都鄙六千四百井。每井廬舍二十畝。當得一百四十二里有奇。次國城。書大傳謂方三里。今據典命疏。方七里。積四十九里。三分去一。餘三十二里。三分里之二。都鄙三千三百井。當爲廬舍七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小國城。書大傳謂方一里。今據典命疏。方五里。積二十五里。三分去一。餘一十六里。三分里之二。都鄙二千一百七十六井。當得廬舍四十八里有奇。然此猶就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都鄙計之也。若如周禮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之說。則都鄙益大。而入國邑者。愈不能容矣。曰。然則載師之廩里何與。曰。以予觀之。則皆市宅也。案廩人有廩市。鄭注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載師園廩二十而一是也。冢宰九賦。止有

關市之賦。無民宅之條。若爲民之上入者。安得復取其稅。管子先王處農就田野。野處而不曠。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是也。曰二畝半在田。食貨志則旣言之矣。若二畝半在邑。又何說與。曰毛氏奇齡有云。王制量地以制邑。凡鄉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公卿大夫。王子弟所食曰采邑。民受田之外。受閒田爲居者曰井邑。凡鄉遂諸官皆有官居。自邑而邱而甸而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卽設爲官居。而民遂附之。此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謂邑居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上入執宮功者入此而已。若趙歧又有保城之說。則都邑原有城。謂之邑城。都城如春秋城郟城向城郟城鄆城。並非國城。卽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爲民居。使之相守。並非虛國中里廩。以待冬月一時之入也。故趙歧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廩井邑居各二畝半爲宅。此無城之邑居也。冬入保城二畝半。此有城之邑居也。愚按月令孟夏之月命民勉作毋休于都。則春夏出田矣。豳風入此室處。上入執宮功。則秋冬入邑矣。毛氏就都鄙分田邑。與穀梁班志俱合。足以發千載之覆矣。

原人情。察地勢。又本諸經傳。而旁搜西河毛氏之說。言皆不朽。沈冠雲

學校考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入學也。天子太子八歲入小學。在師氏虎門之左。十五

入大學。在王宮之東。保傅八歲出就外舍。束髮注謂成童就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

子之禮也。天子之諸子與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俱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內則十年出

鄉已下之子。年方童幼。且教于家。乃未入小學以前事。尚書大傳。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一作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也。

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餘子。必由家塾之大小學。以進于鄉。由鄉學以進于國。悉與鄉人同。尚書大傳。歲事

已畢。餘子皆入學。鄭注。餘子猶衆子。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年十五一作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是也。然則天子之太子。王子。入

學。雖有先後。而皆入虎門。與王宮之學。羣后而下。惟適子得入。舜典所謂教胄子也。王制。王子羣后之適

子。並不及餘子。其餘子與鄉人。則必由家塾。以遞升于國也。明矣。家塾之制。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塾。里胥。鄰長。

教之于前。周禮。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掌其比。釐毘罰之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食貨志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

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是月餘子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

書。計之事。即小節大義。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即大節小義。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

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是也。少學當云大學。父師。少師。教之于後。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

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其父師。士為少師。所謂里庶尹也。白虎通曰。古之教民者。百里皆有師。里中之

悌。仁義。右師即父師。左師即少師也。稷鋤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

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止。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

塾上老父師。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並重。
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是也。陳氏祥道曰：說文：閭，里門也。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坐上者，庶者。
言入學，書傳亦言傳農事，則陳氏分耕學之說未確。何氏休公羊學在田曰疆，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
八家其一卷，中里爲校室，選其善者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仇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
老比三老，孝弟官闕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
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教之之法與食貨志略同。所謂家有塾也。閭塾之秀，升諸族學，則族師主之，所謂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是也。族學之秀，升諸黨學，則學正主
之。所謂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是也。黨學之秀，升諸州學，則州長主之。所謂各掌
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州學之秀，升諸鄉學，鄉老鄉大夫則三年大比之鄉士之秀，升諸司徒。
曰選士，則三物賓興之鄉學之制至此備矣。陳氏祥道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
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從而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職簡也。出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
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敏任植，易知者也。故閭胥書之，孝弟睦姻有
學，難知者也。故俗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
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于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職輕，尊者其任重也。若郊外之
遂，由里塾而升諸鄩學，則鄩長主之，由鄩而升諸鄙學，則鄙師主之，由鄙而升諸縣學，則縣正主之，由縣
而升諸遂學，則遂大夫主之。周禮獨無明文，先儒謂鄉以教爲主，遂以耕爲主，今以王制不變移之，遂如

初體考之。則馬氏端臨以爲互文。是也。至庠序校之名不一。孔氏穎達謂鄉學曰庠。州黨曰序。而記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陳氏祥道謂校。庠。序。者鄉學也。鄉曰庠。而記言黨有庠者。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州曰序。而記言遂有序者。遂官降鄉官一等。則遂學亦降鄉官一等。其名與州序同。山陰陸氏謂鄉有庠。州有序。黨有庠。遂有序。縣有庠。鄙有序。李氏謂州。鄉。縣。遂。有序。族。黨。鄙。有庠。比。閭。鄰。里。有塾。永嘉戴氏謂州。鄉。里。之間。通謂之庠。序。清江劉氏。江陵項氏。皆謂周于鄉立虞庠。于遂立殷序。于黨立夏校。近西河毛氏奇齡謂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庠。愚按孔氏既言州黨曰序。何謂州學。以下皆爲庠。且黨自有序。偶以鄉庠不別立。何以不言鄉有庠。而言黨有庠。是孔氏之說非也。家有塾者。未嘗言比有塾。陳氏何得舉以例黨之有庠。且合五黨而教之。州序。合五州而教之。鄉庠。何以不言州有庠。而言黨有庠。是陳氏之說鑿也。至于陸氏之縣庠。鄙序。李氏之鄉縣有序。族。鄙。鄙有庠。比。鄰。有塾。孔氏謂閭里以上皆有學。並不及比鄰。則失之無稽。戴氏之通謂庠序。則失之蒙混。劉氏項氏之黨校。與黨正學記之文俱不合。毛氏謂鄉校。黨庠。則周曰庠。乃當代之制。何爲不設于鄉。而僅設于黨哉。然則學者將何從。曰。竊嘗質諸家君矣。云。恐州黨以下。可以兼序。遂縣以下。不得兼庠。故禮無文。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又云。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鄉簡不帥耆老。皆朝于庠。則鄉有庠。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爲

遂則遂有序顧氏炎武曰案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謂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得
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術音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左傳不毀鄉校
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疑六鄉中庠外兼設序校記言黨庠蓋舉黨以包州鄉六遂則專設序足以破羣疑矣案陳氏詳道曰鄉
戶之間鄉射序于資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序于屋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序于
賓席之東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遂惟立序而不得有房室者亦
先王詳內略外之一端也所謂黨有庠術有序也此鄉遂之制也鄉遂已上則有國學國學有二曰小學曰大學小學
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則以其序謂之郊人郊毛氏奇齡據此遠之于成均并周頌西雝為天子大學在
謂之郊人遠之絕句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非虎門之小學亦非鄉遂之學也郊學之制雖不可考然文
則于成均屬下為是王世子云于成均取爵于上尊其升于國之大學無疑也大學者周曰東郊王制即在王宮之東王制王太
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鄉學皆造焉是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鄭孔以為郊殷制者非與此異者陳氏祥道謂諸侯之制小學在內而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
于京故也三年一貢士尚書大傳諸侯天子之制小學居外而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然而三學四學五學之異其名也在國在郊之異其地也東西南北之異其向也諸儒又不一說矣鄭氏
康成文王世謂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學武于夏后氏之學學禮于殷之學孔氏穎達謂虞
學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是立虞夏殷之學于國中為大學別立虞庠于西郊為小學此一說

也。陳氏祥道謂成均卽辟廱。居中。夏之東序。在周爲東膠太學而居左。商之右學。在周爲西學。瞽宗而居右。成均。頌學政。瞽宗。祀樂祖。東膠。養老。更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是大學有三。而小學惟一。以合于天子設四學者。又一說也。賈氏公彥謂周立瞽宗于西郊者。又一說也。江陵項氏謂近郊並建四學。虞庠當作在北。夏序當作在東。商校當作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亦曰東膠。又一說也。山陰陸氏謂天子設四學。并其中學而五。辟廱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以合于保傅篇五學者。又一說也。愚按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其在大學。而不在小學也無疑。若語于郊者。以其序謂之郊人。明非俊選之比也。豈有太子與齒之理乎。此以大學惟三。兼虞庠爲四學者。非也。鄭孔分上庠。虞庠爲二。當矣。按文王世子。書在上庠。此虞之大學也。若虞庠在國之西郊。恐其微。虞制而爲之。故繫之虞耳。其實與東膠對舉。則周之小學也。觀王制。經文自見。而獨遺東膠大學。是鄭孔之疏也。陳氏以成均卽辟廱。春秋繁露曰。成均。右學卽西學。瞽宗。諦矣。明堂位。瞽宗。祀先賢于西學。合。而謂東序卽東膠太學。是不知周之東郊卽辟雍之居中者。不當分而分也。謂之東對虞庠之在西郊而言。猶虞夏殷。東序乃夏之大學。不當合而合也。且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大學之政。何以不及上庠乎。是陳氏之失也。賈氏公彥以瞽宗在西郊。則誤以虞庠爲瞽宗也。項氏則誤以庠序。校鄉學爲國學。且謂建在近郊。是不知四學之在國也。陸氏則誤分辟廱。成均爲二也。獨清江劉氏。敝謂文王世子。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廱卽東最居中。北爲有虞氏之學。東爲夏

后氏之學。西爲商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在瞽宗。學書者。就虞庠。當作辟廱則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于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與經悉合。而獨不及西郊之小學何也。由此觀之。虞之上庠。明堂謂位夏之東序。商之右學。周之東膠。並建于國中者。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祭義所謂四學者。專指國中之大學而言也。保傅所謂五學者。疑兼指西郊之小學而言也。毛氏奇齡據大戴保傅篇。帝入東學。尙親而貴仁。入西學。尙賢而貴德。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易傳大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合諸蔡邕明堂章句。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閼轉如璧。則曰。辟雍。謂此天子是明堂之學。竊謂明堂無教學之文。況大戴明云。在近郊三十里。豈得旦暮晝夜四次入學乎。此天子之學也。若諸侯之頻宮。惟魯得備四代之學。據明堂位其餘則但立時王一代之學而已。本文王世子孔疏所謂有學也。

孔子生日考

孔子生日。諸儒所記不一。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者。公羊子也。左傳林堯叟註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者。穀梁子也。洪慶善闕里譜系。程登庸年表辨正。吳程通考。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一月庚子者。史記世家也。左傳註疏。釋文。蘇轍古史。朱子綱目。及論語序。金履祥通鑑前編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乃今之八月者。孔子家譜。祖庭廣記也。羅泌路史。夏洪基孔子年譜主之。愚案襄公二十

一年己酉冬十月。經書庚辰朔。則數至十一月。無庚子日。若謂十月二十一日。穀梁子以孔子生年七十有三計之。當庚戌歲生。壬戌歲卒。其謂生于己酉者。亦誤也。史記謂生于襄公二十二年當矣。然十一月係甲辰朔。亦無庚子日。惟家譜等書。謂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則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今八月二十七日。恰是庚子日。總而計之。穀梁得其月。史記得其年。公羊則年月俱失。家譜則年月俱得者也。蘇撫湯公斌。奉部文。以蔣尹玉所上孔子生日考。行各學使。各質所信。嘉定學生王晉陞。上孔子生日辨疑。漸以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日。周十月夏正八月。爲今八月二十七日。而斥蔣尹玉所云九月十五之說。以周正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是甲午。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是戊午。俱非庚子。其謬可知。湯公據以覆部。通行天下。今皆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日。曲阜率于是日致祭。

孟子遊歷先後考

孟子者鄒人。今鄒縣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始遊梁。實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由鄒至梁。故曰不遠千里。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通鑑據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至十八年。使孟子在梁。如此之久。而滯不去。何以爲。遂去梁之齊。卽齊宣王之八年也。由大梁之臨菑。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不過半日。道經平陸。今汶上縣。在大梁東界。故曰。由平陸之齊。有孟子之平陸。儲子幣交事。若山鄒之任。當在此前。宣

王在位十九年，孟子去齊，當在宣王之末。毛氏奇齡謂在宣王授受之際，恐謂孟子明言前日願見而不也。故曰：久于齊中，更三年之喪，有葬魯反齊，答充虞等語。毛氏奇齡據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掩棺而

合葬而反者，反哭之反也。與禮葬于善，反日中而感俱合。正還室，以行三年之喪，非遠就齊，猶之位也。

閔氏若璩，以為遭喪歸鄉，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所云前日猶宣王之前日，願見，薛臻之前日，于齊不

必問一日也。似為疏闕。顧氏炎武以為為改葬，則樂正子謂前日，并伐燕燕畔等事。案孟子以為宣王，史記

增初立，有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增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通鑑上增齊威王十年，下減齊湣王十年，宣

王始顯，王已丑，終報王丁未，以伐燕之年，較史記移下十年。而孟子伐燕，燕叛，俱宣王事，非湣王也。大

事記不增威王之年，但減湣王之年，以益宣王之年。凡二十九年，季氏本又增為三十八年，七年，穿鑿甚，而不知

燕世家之為錯減也。何則？六國表，燕王增五年，乙巳，讓國于其相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穿鑿甚，而不知

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湣王十二年，閔氏若璩謂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

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

仆燕而儲子正為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

舉之。五旬，訛為三也。不必增威王為四十六年，減湣王為三十年，并增宣王為二十九年，三十一而自

與孟子後以道不行，致為臣而歸鄒，蓋周顯王四十五年以前事也。諸大史記通鑑綱目，繫至周慎觀王三

合矣。

年，宋稱王後始之。宋有謂戴不勝、戴盈之、滕世子過宋，與道性善語，并齊楚惡而伐之，餽七十鎰而受事。

觀陳臻前日于齊，今日于宋，薛也。遂之薛，有餽五十鎰而受事。按國策：齊貌辨對宣王曰：受薛于先王，先王之廟

宋薛是去齊而之宋，薛也。遂之薛，有餽五十鎰而受事。在薛威王之世，嬰已受封，是餽五十鎰者，非復奚

仲之舊矣。宋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放梁惠後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

年，不得為威王之世。惟前十三年，恰當威王時也。疑有錯誤。史記：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與國策異，似不

足據。毛氏奇齡謂孟子再適宋，一在齊，湣王三年，嬰未

封薛以前，一在齊，湣王六年，宋君偃稱王以後，並非

尋復歸鄒，滕世子使然友問喪禮，既以禮聘，孟子

孟子遂之滕，館於上宮。有滕文公問為國使畢，戰問井地等語。閔氏若璩謂先至，後以樂正子故之魯。慎

觀四年魯晉公卒。子平公族立。孟子適魯。應在甲辰後。又平公之年。世家年表互異。當從通鑑。詳見二十五年考異。晚歸而作書七篇。赧王時始卒。書為門人所定。故諸侯皆稱謚焉。

書曹丈大斌人統二十四氣論後

二十四氣之名。見于逸周書。其時訓解一篇。以五日為候。月以六候。分四時為二十四節。皆牽取月令以配之。如孟春有立春。雨水。兩節。而月令所紀寅月之候。止東風解凍五句。取後草木萌動足之。仲春驚蟄。春分。兩節。月令止桃始華三句。雜取下元鳥至。雷乃發聲。始電。分為三候。足之。甚有本月無此句。而取次月首句者。牽搭無理。其為偽作無疑也。但謂古無分至。則堯典有敬致之文。非分至而何。二分二至。自大有之。故造歷者。以上古甲子歲。甲子月。甲子日。冬至夜半。甲子時。作歷元。六歷謂黃帝用辛卯。顓瑀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即孟子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左傳紀少皞。即有司分。司至。司啓。司閉。之官。則其說并不始于唐虞矣。謂分至不繫時。則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文。非繫時而何。蒙竊以夏數得天。分繫春秋。至繫冬夏。得四時之正也。周既建子。分不繫春秋。至不繫冬夏。避不成辭也。月令之日夜。分日長。至日短。至既各繫于四時之仲月。則其為春秋分。冬夏至。明矣。不必更贅以時也。非夏正之本不繫時也。左傳之日南至。日中而出。日中而入。雜記之。正月至。七月日至。無繫時者。蓋周之二至在春秋。二分在冬夏。自不得以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也。大司樂之有冬夏日至也。用夏至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周正月朔日。太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夏正月朔日。凌人。注同州長。既以正月之吉。

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此四時之正重申之。此周人兼用夏正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是夏焉。是也。卽周之用夏正。益知夏分至之繫時矣。或曰。古歷無二十四氣。當以何爲紀。余據禮運曰。以日星爲紀。如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左傳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曰。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星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之類。是也。左傳啓蟄而郊。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家語霜降而逆女。此以紀每月之候。未有二十四氣之名也。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亦無及此者。

儀禮五可疑策督學鄧公科試第一

儀禮者。禮之根本。而禮記其枝葉也。故儀禮有冠禮。禮記卽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卽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朱子嘗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而采諸書以釋之。若儀禮所無。則爲集補經以足之。其謂看得有緒甚善。誠不易之定論也。乃宋樂史謂其有可疑者五。其說甚謬。生請條舉而歷辨之。一疑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爲教授。案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乃儀禮之全本。經十七篇。卽今儀禮也。劉歆曰。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勝、慶普、

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夫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卽藝文志經十七篇也。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故藝文經目。別無高堂生十七篇之禮。中興以後。皆立博士。相傳不絕。隋經籍志。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然則儀禮自高堂生而下。以次傳授。源流井井。后倉之曲臺記。正儀禮之傳說。而不得據以駁經也。且在三禮中立學尤早。而以爲未嘗教授可乎。其無疑一也。二疑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不獻之朝乎。劉歆七略。班固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按古經出于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隋志有明文。何謂不獻。漢志七略九種。現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之目。何謂不著。獻之者河間獻王。傳之者高堂生。習之者后氏。大小戴氏。慶氏。注之者鄭康成。自兩漢已行。何待魏晉梁陳。其無疑二也。三疑聘禮篇所記。賓行饗殮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銅壺鼎彝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不同。案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所謂國客者。卽聘禮之賓也。然謂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未嘗謂如其君之賓禮以待之。今考掌客云。凡介行人宰。使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宰。禮之陳數。乃待其介之禮。皆鄭注。卽約束禮文釋之。其與聘禮不同者。乃待諸侯之典。與禮賓無涉。其無疑三也。四疑喪服一篇。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書。案隋經籍志。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以生考之。其書雖未必果出于子夏。而傳以釋經。在諸經皆有之。不獨儀禮也。使

徒以問難之故，而決爲非周公書，則春秋有三傳，公、穀、左氏，皆釋經之體，亦可據以駁春秋矣。其無疑四也。五疑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于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時，豈不設天子之禮。案禮古經五十六卷，除十篇，尙餘三十九篇，公彥序儀禮之次，凡冠昏鄉射燕禮以下，俱有天子諸侯之禮。朱子亦謂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卻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于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然則儀禮之亡篇多矣。豈有制侯國而不及天子之禮，其無疑五也。夫知樂史五疑之非，則朱子之說益信而有徵矣。

經證明晰直欲揖讓進退于漢宋諸儒之間原評

周官辨疑

周官上于河間獻王，至劉歆始立博士，諸儒疑者不一，請舉其大端而辨之。一曰六卿之不首公孤也。案周時六卿皆公孤領之，周公以公兼冢宰，惟周公位冢宰是也。蘇公以公兼司寇，太史司寇蘇公是也。顧命歷敍六卿之長，而太保、太師、畢公、毛公，卽三公也。芮伯、彤伯、衛侯，卽三孤也。公孤無專職，故不數也。此不必疑者一也。二曰設官之太多也。案周禮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每鄉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兼軍將也。世婦每宮卿二人，是六卿之長貳兼之也。司馬六軍之屬，則司徒六

卿之屬兼之也。甚至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呂伋以齊侯而掌虎賁，然則成周之官，通長貳計之，雖不下三千人，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也。此不必疑者二也。三曰：地理之不可方，如棋局也。案周禮：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原指勾三股四以御田疇者而言。如漢志之短長相覆，王制之斷長補短，非謂方如棋局也。若作扣槃捫燭之見，則禹貢冀州之北，安得二千五百里哉？此不必疑者三也。四曰：畿服之制，與禹貢不合也。案周禮言方，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禹貢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禹貢五服計五千里，周禮九服并王畿計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者，特五百里之藩服，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是其地名雖增，而實未嘗增也。此不必疑者四也。五曰：封建之制，與武成、孟子不合也。案武成之分土，惟三：孟子王制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專指井地言之也。所謂土其田也。周禮封疆兼舉山川、附庸、邑居、林麓言之也。所謂制其域也。此不必疑者五也。六曰：溝洫之制，遂人、匠人，不合也。案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二法不同。陳及之謂：遂人是一直度之，匠人是開方計之。朱子駁之曰：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決不可合是矣。然周禮于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孟子鄉田同井，安見鄉遂必用貢耶？遂人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都鄙必用助耶？蓋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左氏異義，山川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考工記又有兩山之間必有川，兩川之上必有涂，可見貢助二法，原只因時因地，不必定限以成法。孟子九一什一，亦只就滕論滕，不必

定是周制也。此不必疑者六也。七曰井牧之制。與孟子一夫百畝不合也。案井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猶禹貢之咸則三壤也。牧則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猶漢志之歲耕種、休一歲、休二歲也。若遂人之萊、五十畝、百畝、二百畝。乃不耕之士。令民開墾者。非百畝之常額也。孟子道其常。而周官窮其變也。此不必疑者七也。八曰載師地征。與孟子什一不合也。案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陸氏佃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于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于國。非取民之制也。若吏之治于公邑者。兼統于遂。其制賦皆與遂法同。此不必疑者八也。九曰關市山澤之賦。與孟子不合也。案孟子譏而不征者。謂羈旅士民也。周禮關市有征者。謂商賈也。孟子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也。周禮山澤有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此不必疑者九也。十曰朝覲之數。與尙書不合也。案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者。虞制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周制也。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者。文襄之霸令也。見昭左傳漢儒集爲王制。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又多比年一小聘。旬。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與尙書小異者。猶云六年而徧也。尙書舉其略。而王制道其詳也。此不必疑者十也。文十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昭十三年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致榮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國語。又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說。疏數不常。恐不足以語周制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勸說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恆民)

• D 二二七三

祥

二

榮



3
4
554